

8月1日《淮海晚报》“石码头”发表了老同学赵进的《风华年少》一文。文章用优美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感人的细节回顾了40年前在古城淮安城南学校就读小学、初中时的一系列人和事,叙写了40年后一群当年风华年少的老同学重聚母校的生动情景,抒发了感恩母校、铭记师恩、珍视同学情、珍惜好时光、继续走好未来人生路的美好情感,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我是1979年寒假后才插班进入城南学校五年级就读的,此前有过两年半的辍学经历。可以说,到城南学校复学读书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它开启了我人生的新起点;如果没有这次复学的经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次次升学和所从事的教学事业。

当时的城南学校是一所乡村小学,也是一所戴帽初中;学校没有围墙,周围就是庄稼地;没有大门,一条简易石子路贯穿校园东西,路两边是村民的养鱼池塘;校园东侧高高的土堆上方,坐落着几排破旧的教室,窗玻璃残缺不全,地面坑洼不平;敲击发出清脆的铃声,告诉我们上下课的是一块悬挂在树上的不起眼的铁板……也许是有过辍学的经历,我很珍惜这难得的再次读书的机会。

在城南学校两年半的学习生活中,我得到了多位富有责任心的恩师的殷殷教诲。

五年级班主任兼教语文的丁茂珍老师,个头高挑,精力充沛,脸上总挂着阳光一样的笑容。我作为插班生被分到丁老师班的时候,她欣然接受了我;她怕我不适应新的环境,处处关心我、照顾我,经常鼓励我。她信任我,很快就让我担任了班级干部。

初二陈玲老师,是一位特别细心又充满慈爱的好老师。她讲课特别仔细,



滴水不漏,与同学们交流轻声细语,板书清新秀气;她从来不对同学们发火,课后若遇到难题去向她请教,她会不厌其烦地在草稿纸上边演算边讲解,直到我们听懂为止;陈老师知道我家经济不太好,主动帮助我,经常送我纸张等学习用品。

初一年级班主任兼教语文的张瑞红老师,是一位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干净利落、书写刚劲有力的青年女教师。她的老家在南京,她全身心地投身于淮安的教育事业中,无论是教学还是班级管理,总有一股火一样的热情;我因阑尾炎手术后在家休养,张老师还特地领着班干到我家看望,使我感动不已。李正林老师既教数学又教体育,工作充满激情。他平等对待每一名同学,还特别关心照顾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和张老师在课堂上互帮互学,建立起了纯洁的爱情。只可惜,由于落实政策,张老师调回南京老家了,两人不得不艰难分手。我们都为他们感到十分惋惜!

在城南学校,我还结识了众多的小伙伴,与他们建立起了深厚而纯真的友情。

首先要说的是几位铁杆好友了:不拘小节的陈文松、义气十足的徐益银、形影不离的高锦明、忠厚沉稳的许勇……我们几个人整天呆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家有一个康乐球桌,他们一有时间就来我家打上几盘。我阑尾炎手术在淮城医院住院期间,他们轮流给我送饭,陪我说说话,告诉我学校有趣的事情;出院的时候,我不能走回家,陈文松就借来一辆平板车接我回家。

高锦明跟我是邻居,他见到到城南学校读书了,也跟着转了过来。虽然我们不是同班,但我们两人除了上课几乎是形影不离。白天,我们一同上下学和玩耍;晚上,我就夹着书本来到他家,带着他家兄妹三人一起学习。我除了自己完成作业,还能对他们作业上的疑难问题进行辅导,所以深得他一家人的信赖。那时候,除了

课本是没有什么辅导资料的,我们就用专门的本子,将课本上的题目翻来覆去地逐题过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借到一些外校的试卷,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我们就认真地抄下来,再逐一解答。

其次要说的还是赵进《风华年少》中提到的女同学李秀梅了。在班里,我是班长,她是学习班委,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班级事务,互相配合开展工作;她记忆力强,学过的课文都能滚瓜烂熟地背出来,令我钦佩;当时流行收藏歌谱,我曾经帮她工整地抄过多份……由于我们之间接触较多,于是就被同学们私下里“配了对”,弄得处于青春朦胧期的我真的产生了一些幻想。毕业后,我升学,她工作,除了互寄过一次贺卡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联系。等我结束了学业,走上工作岗位,真的想再续前缘,可她已名花有主。

在离开城南学校的那个暑假,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一个“暑假征文”活动,我怀着对母校的感激之情,撰写了一篇散文《母校》投了过去。不久这篇文章就在省电台“青年之友”节目播出了,当时真的让我狠狠地兴奋了一番。这篇文章也算是我的处女作了。

微信功能出现后,分别了将近40年的老同学陆续有了联系,大家聚在微信群里,有时间就聊聊天,我将这个群命名为“城南旧事”,以唤起大家对那段少年生活的回忆。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弹指一挥间,离开城南学校的校园已经40个春秋。回忆起那无忧无虑、单纯萌动的青春岁月,还是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正如歌曲《老同学》中所唱:老同学,说不完的话;老同学,时光雕刻的花……无论相隔多远,仿佛你从未走远;无论分别多少年,好像你一直在身边……



透过家中楼窗,俯瞰公园,花繁草芳,河澄塘澈,阡陌交错,树木片片,郁郁葱葱,美不胜收。此园:森林公园。

公园主题定位、建造打造,颇具匠心。以林见秀,生态融合,环境叠加。虽森林自然身姿尚处生发,但在高楼林立的都市,实属难得,也算是都市人家边的森林了。走进森林公园,徜徉其中,令人陶醉。我几乎每日都在此散步休闲,其乐融融。

冷不丁,一只野鸡“咯咯”叫地从林间草丛中飞起,因意外接近受到惊吓,这叫声好像又怕人不知似的。野兔倒也悄无声息,遇人跑得飞快。一回,我正欲过桥,哪曾想,一只野兔在桥对面也欲过桥,我止步,它也止步,僵持间,那兔一撒腿眼无踪。森林世界,同样弥漫水生态的气息。常见鱼儿戏水,游来荡去。甚至见到甲鱼,卧于水草吸氧换气,眼尖时,还难得目睹可隐之处,一窝窝光溜溜的野鸭蛋。

公园四季,次第分明。春季,去桃花园,赏满枝落霞。夏季,去一汪荷塘,赏荷花绽放。若秋,可去银杏园,赏金蝶翩翩。若冬,可去腊梅园,赏寒香吐艳。

为便于观赏荷花,塘边塘中修了弯弯木道,深受青睐。我常驻足于此赏荷花,随手拍拍水灵之作。一回,风雨交加,硕圆荷叶内,雨珠晶莹翻滚,叶子卷舒舒合,动漫萌。另回更妙,璀璨灯光下,月色荷塘愈发迷人,木道木栏间潜伏着“蜘蛛侠”,风一吹,在自家的天罗网上荡起秋千,十分有趣。又一晚,一弯星月倒映在荷塘水面上,微风中,荷叶摇曳,月影荡漾,浪漫满塘。

素晖射流漱,翠色绵柔木。沿蜿蜒木道信步前行,就是水杉岛了。若阳光灿烂早晨,走近这座幽静小岛,顿觉心旷神怡。阵阵微风拂过水面,波光柔碧折射在墨绿杉林上,一波一波,光影如幻,意境如梦。上了岛,在杉林下漫步小憩,悠然自在。迎着光,极目河面,波光粼粼,仿佛一群银白的鱼儿,在水面追逐嬉戏。

如此林深幽静之处,公园尚有多处。起伏伏,茂茂密密,曲径通幽。不只在绿荫下,更行走在落雨不用打伞的迷宫里。

自然,森林公园,鸟儿悦耳啾啾的天堂,在林间草地或水面觅食穿梭,啦啦啦,数不清多少种多少只。罕见,一种鸟儿个头不小,喜在水面掠食,嘴巴长长尖尖,扑闪翅膀如鹰一般。有种鸟儿特别好看,头顶长着漂亮花冠,朝闻觅食蹦蹦跳跳,一旦飞起,惊鸿多彩。如果仔细观察,赶巧还能一睹小小鸟,小得如蝉似蝶,颇为可爱。

在天然养吧中休闲沐浴,尽享一片绿意,甚美。而林边草坪上,放风筝、搭帐篷、晒太阳、打打盹、野野餐,也是一番惬意。小小一株五叶草,吸引多少欲觅六叶七叶更是好运的眼眸。自生自行的蒲公英,从金色花开到白头飘飘,倾诉多少风吹起落。开在树下的彼岸花,虽无花高,却也火红如焰,点亮多少悲情梦想。一群烂漫的孩子,披迷彩钻丛林卧草地,让稚嫩的肩膀肩负吃苦。晚间,一群少走进“自然课堂”,在树林在荷塘觅食探奇,认知知亲近自然,个个像飞翔的小鸟,脸颊挂满“开森”的笑。

森林公园的灵动,离不开水。其水源由古运河引入,贯通园内河河塘塘,水鲜活,像支画笔,圈圈点点,园中有水,水中有岛,滋润万干树木,也润了王国里的精灵万千。一场夏雨,仿佛锦上添花,平添几分野趣,在林间汇作一湾小溪,划过草丛滑过小坡流呀流。

无树不林,无林不森。树是森林公园的主角,这里的树木,棵棵簇簇,排排片片,品种众多,千姿百态,有原生态,多为规划移植的,不乏名木。几棵高大挺拔的银杏压轴醒目,就像园内许多修剪种植的树木,若长出自然身姿仍属年少。

和原始森林相比,森林公园不变的是勃勃生机,变的是人性的走近与个性的融入。林子大了,自然顺应法则,常来常往的公园客需守“规矩”。热爱自然,呵护自然,享受自然,无可厚非。但敬畏之中,偶有踩坪挖野、采花摘果、垂钓撒网,甚至精神面连野鸭蛋都“打包”的不文明行为,当耻当止。森林之园,需和谐共生,方自然生香。公园如此,家园亦如此。只叹眼前不见树林,只会失去森林。

“大隐于市”的森林公园,就像一棵令人神往的树,正渐渐茁壮渐渐参天,相信尚需年后,在家乡这个都市,在这方珍贵珍惜的公园,骄傲奏响《森林狂想曲》。不过,森林公园内,如诗的夏季几无蝉声,也难觅萤火虫的踪影,那是叹惋和呐喊的生态现象,与本公园、本森林无关……



陆春桂书



### 苦瓜之美

季川

苦瓜长相难看,味道又苦涩不已,一般人还真不喜欢吃。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曰:“苦瓜原出南番,今闽、广皆种之。五月下子,生苗引蔓,茎叶卷须,并如葡萄而小。七八月开小黄花,五瓣如碗形。结瓜长者四五寸,短者二三寸,青色,皮上非如瓣及荔枝壳状,熟则黄色自裂,内有红瓢子。瓤味甘可食。其子形扁如瓜子,亦有蒂。南人以青皮煮肉及盐普充蔬,苦涩有青气。”

这段描述,把苦瓜的来龙去脉与体态形状说得一清二楚,李时珍又标注说它的气味是苦、寒、无毒。并且主治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可见其貌不扬的苦瓜,还真是很实用的食材与药材呢。

记得有一年学校放暑假,特别热。母亲从邻居家要来两根苦瓜,洗净再切成小段,怕我们不愿意吃辣,就没有放辣椒,加了油盐清炒一番就端上桌了。我们也不知道深浅,就冒然吃了起来,结果我和妹妹刚刚吃了一口,那种苦味就从舌尖溢出来,赶忙吐出来,让母亲笑话了半天。饭毕,母亲很自责地说,下次保证做好,让你们抢着吃。

隔了一段时间,母亲果然没有食言,这

次她改变了做法,不搞清炒了,直接凉拌。她先去瓤,再切成不厚不薄的小片。将这些小片放入一个瓷盆中,再放适量的盐,用手抓一阵子,洗干净后再入锅,加水烧开后,苦瓜就熟了。捞出来沥干后,加点白糖、蒜泥搅拌均匀,最后浇上加热的菜籽油再搅拌,这下我和妹妹没有尝到苦味了,反而觉得舌底生津,好像是吃到人间美味一样了。

苦瓜看似无奇,但是有人却把它雕琢成了艺术品。1974年,中国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有次去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参观,看见了一件艺术珍品就是《白玉苦瓜》,就是用白玉雕刻成的苦瓜,感慨万分,写下了轰动一时的现代诗《白玉苦瓜》,其中写道:“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舆图/小时候不知道将它叠起/一任摊开那无穷无尽/硕大似记忆母亲,她的胸脯/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苦心的悲慈苦苦吐出/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诗人以“苦瓜”喻“祖国”,托物寄情,将苦瓜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一首彻头彻尾的爱国主义寻根诗篇。

苦瓜之苦,诗人写的是大情感大哲理,而民间老百姓关于苦瓜及对苦瓜的认知,就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判断与感受了。广西有首情歌这样唱道:“大路旁边种苦瓜,藤攀三三就开花。哥拿心思来待妹,妹拿心思等人家”,字字朴实无华,仿佛情人间的相思之苦,就在那歌声里来回飘荡。

其实,苦瓜之美,就在于先苦后甜。常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盛夏来临之际,若有缘,要想自找苦吃,不妨先拿苦瓜一试。



### 捕黄箭

陆涛春

黄箭学名叫鳊鱼,有的地方叫铜头,是淡水里的霸主,凶猛、性急,游速极快,素有“水老虎”之称。

1969年7月3日的清晨,秦云珍在我们陆庄桥头的沟边刷马桶,她刚“哗啦啦”地刷了两下,突然,“咚隆”一声巨响,一股汹涌的水流把她的马桶旋到了沟心,她顾不得滴滴溜溜旋转的马桶,连滚带爬上了岸,失魂落魄地呼喊:“河里作怪了,河里作怪了!”

正在沟边干活的农老金春,看着水中两个对称滚动的足有竹匾大的水漩,胸有成竹地说:“一定是黄箭,发水季节大河涨水,它游到内沟来了。”

一听说东沟有大鱼,我们几个小青年立马行动起来。忙派道其等人在桥下的东沟北头一亩水吓鱼,一边填土筑坝。我和庆喜飞一般地奔到南场,卷起看场床上的柴箔子,连忙插到东沟南头的坝口,我俩边拍水驱鱼边呼喊求援,请求赶快来人挖土筑坝。

其时,正是大集体年代,队长道广与会计道全具有绝对权威,何况他俩正值充满好奇的青年时代。“叭叭叭……”队长一阵急促的哨子吹响了:“今天不上工,男劳力带锹打坝支车逮黄箭,全到南场集合!”

逮鱼的工作有序开展。一部分人加固北

头水坝,拍水吓鱼,以防翻坝;一部分人加固南头水坝,并在坝上支上水车,歇人不歇车,轮番踩水;一部分人撑着小船,在东沟来回瞭巡。

全队男女老少,一字形站在东沟两岸,每当黄箭窜起或撞击木船,便激起了孩子们的阵阵叫喊。几个好奇的妇女,抱着娃娃也挤在人群里,碰到黄箭跳起时,她们连忙捂住宝宝的眼睛,生怕吓坏了他们。表现沉着的是子香爷爷他们几位老人,一面啜啜地吸着旱烟袋,一面满有把握地议论鱼的重量,认为应该有二三十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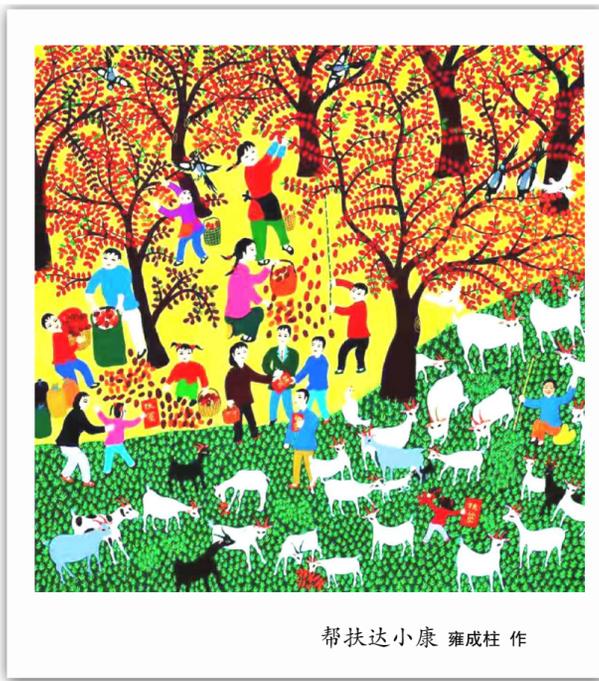
随着龙骨水车呱呱呱的踩水声,水位在渐渐下降。忽然,“呼隆”一声响,水面的吊车绳被黄箭甩起的尾巴猛地掀断了。经验丰富的元春大哥哈哈大笑:“大鱼是有灵性的,因为水车要把水抽干了,黄箭发火了。”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水退到沟底了。愤怒的黄箭呼噜窜到这头,噌噌撞到那头,活像那捉进笼子的野猪。岸上的孩子们拥挤似的追着黄箭边跑边喊。因为我们家乡有大黄箭撞死人的教训,所以,谁也不敢轻易伸手去逮。见此情景,队长道广抓起一把大锹,大喊一声:“让我来!”纵身跳下沟底,抡起锹背,狠狠地砸在黄箭的脑袋上。黄箭立即肚皮朝上,全身颤抖,尾巴摆了摆,漂在水面上不动了。此时此刻,岸上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我们几个小青年来到沟底,趁机捉了十几斤野杂鱼。

“大家注意了,每家派一个人,中午到道全家会餐,吃大黄箭。”队长一面发布通知,一面叫人跟会计回去拿钱买肉。

后来称了一下,这条黄箭重27斤,比小斗略细,立起来有当时12岁小孩那么高。



帮扶达小康 雍成柱作

### 月光就酒,我醉倒在中秋

徐天亮

推开九月的门窗  
暖阳温和如父亲的胸膛  
秋风轻柔仿佛母亲的手掌  
窗前悬挂的圆月已经如镜皎洁  
隐约嗅到母亲当年烙的月饼香  
我从唐诗宋词中惊醒  
披着月光在城市的楼群中游荡  
桂花的香气在秋虫的细语中氤氲  
花间疏影是疫情解禁后的情绪恣意流淌  
远处霓虹闪烁,广场舞又开始热情奔放  
月亮如影随形,伴我行走在大街小巷  
在月光的温情脉脉中我坐立不安  
城市没有池塘,没有稻花香  
没有父母伺弄的土地  
没有鸡鸣和摇头摆尾的大黄  
今夜我要走出城市的月光  
在流云的奔跑和呼喊中赶回故乡  
我要收拾老屋檐口垂落的蛛网  
我要手捧黄土长跪在父母的坟前  
用眼泪燃烧哀伤  
我要用目光丈量父母坚守的每一寸土地  
我要剥开曾经贫血的童年饥饿的少年  
我要抽打老牛倔强的喘息和少米的炊烟  
我要抚摸午夜梦回的老屋枯井  
我要用眼泪牵着血脉让断流的小河重新流淌  
夜凉如水,明月如盘  
我在城市的阳台远眺故乡  
我要月光就酒,醉倒在这孤寂的中秋  
我要曾经扛我在肩为我烙饼的父母  
在这月圆之夜进驻我的梦乡  
我要你们聆听我滚烫的心跳  
我要你们从我的诗中穿越  
重返这世人间